

(上接第6版)

小白龙是挺到80年代的最后一个“草头王”。接着,曹保明又调查了“老三省”、“老来好”、“花蝴蝶”、“鸵龙”、“混江龙”、“座山雕”等上百个土匪痞子的来历,全面摸清了他们的源流发展、分布流动和独特的文化密码。1988年,辽宁春风出版社出版了曹保明的《土匪》一书,首印10万册一抢而空。这是中国第一部通过田野调查和亲历人口述,全面揭示东北土匪隐秘生活的专著。不久,台湾以及美国、澳大利亚的出版商闻风而至,像鲨鱼见到血扑了上来,被戏称为当代中国第一“江湖”的曹保明一战成名,自此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多年后小白龙病重不起,神智也有些不清了,曹保明专程去看望他,告别时小白龙执意下炕送到门口。落日余晖下,老人看着曹保明开来的车问:“那是你的马吗?”一句话令在场人无不动容——英雄一世不忘坐骑啊!小白龙去世后,儿子把老爹穿了几十年的一双牛皮靴赠给曹保明留念。

“土匪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。”自此曹保明放眼东北大地,发现江湖上三教九流风光无限,充满残酷血腥也充满侠义温情。那些在世的把头个个身怀绝技,能讲一部精彩的行帮“秘笈”,大东北失去他们的记忆,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和“家谱”,也失去自己举世无双的民间史、经济史、文化史、技艺史、行帮史。而今,现代文明正在横扫古老的历史——一个自毁历史的民族,怎么能有存在的自尊和光荣的未来呢?

历史无法等待。文化无法等待。生命无法等待。一切为了抢救,为了抢救一切,曹保明告别妻儿,再次上路。

暮地,一声悲怆的野性的号叫破空而起,让曹保明震惊了:

操他爹,日他娘,是谁留下这一行!冰天雪地把活干,到死光腿见阎王!

歌一声,泪千行,父母妻儿总断肠!曹保明走进一个个森林窝棚,一户户村屯人家。他拒绝优雅,拒绝安逸,拒绝城市,脱光膀子豁出命换了一种活法儿。一路走来,破衣愈来愈破了,头发胡子愈来愈长了,妻儿和同事笑他“你也成胡子了”。他依然不休、不屈地背着行囊到处行走,把孤独的身影投向苍茫的地平线。

长白山南北、松花江两岸的大车店,曹保明不知住过多少家。

吉林,原名吉林乌拉,满语,意思是“造船的地方”。满族先辈坐天下之后,发现关内森林被历朝历代的皇帝几乎砍光了,不得不砍伐“龙兴地”的木头来建北京、盖故宫。白山黑水之间从此兴起伐木、造船以及烧锅(制酒)、典当、木匠、铁匠、皮匠、土匪、妓女、乞丐等各行帮,大车店则是人帮人、黑吃黑的驿站。红灯笼,大院套,两厢是整齐的草垛、板棚和长长的马槽子。屋里南北大通铺,能装二三十条汉子,地中间烧火灶,上半夜脱光睡了,下半夜戴棉帽子睡。早晨是热腾腾的渣子粥,晚上是香喷喷的四大炖。女人永远不得进客房,否则会让人遭晦气。来唱二人转的也是男扮女装,有些跑腿子(光棍)没家没业,就在大车店长住。

曹保明管几顿酒,话匣子打开了,成千上万的故事就来了。

大雪纷飞时,曹保明跟着木帮上了山。伐木把头带上十几个伙计,随着一声声“顺山倒”“横山倒”,放倒一棵棵千年红松,然后牛哄哄地走人了。接着,套帮把头的伙计上来了,父子或兄弟两人一伙,砍掉枝杈,用绳套捆住几根原木的小头,拴在马爬犁上,然后一边一人牢牢扯住缰绳,放马下山。爬犁上虽然有齿状铁闸,但在雪坡上基本不管用,马一旦打滑失足,因惯性飞出去的原木能把马活活戳死。要是马死爬犁翻了,几棵合抱粗的原木横地滚起,满天乱飞,那山崩地裂的恐怖景象就像世界末日到了。曹保明亲眼看到,几根原木横空飞到山下,把两节正在通过的森林小火车挑翻,全碎了。

事情还没完。原木从山上拖到江边堆成大垛,等春天跑完冰排,放排的活计又开始了。一根根串连起来的粗大原木顺流而下,场面极为壮观。但一旦遇到乱树、急弯或漩流,原木七上八下支楞起来不漂了,便形成江上一座“鸟巢”般的木山,俗称“起帮”。一般人不敢上去乱挑乱撬,鸭绿江有72处险滩,松花江有36道恶水,曾要了无数人的命。这时候需要找一个有经验的“挑滩的”,旧社会一口袋光洋用过去,人家才会来——曹保明笔下的董炮就这步出现在我们面前,独眼,罗圈腿,瘦小枯干,一头苍发。一见董炮来了,打鱼的放排的叫卖的,都放下手中的事情来看热闹,两岸人声如潮观者如堵。只见董炮拿一根铁撬棍,踩着水中原木,猿猴般跳上“鸟巢”,东看看西看看,这敲敲那撬撬——终于找到那根别在“关键部位”作祟的原木了。董炮吐口唾沫,搓搓手心定定神,然后将撬棍插进空隙处,在卡住的地方吭吭喊撬一阵。眼见那根原木渐渐松动,“鸟巢”发出吓人的声响,岸上有人大喊:“老鬼崽子快跑啊!”话音未落,随着天塌地陷般的一阵巨响,偌大的“鸟巢”轰然塌落江面,卷起千堆雪。这时的董炮弯腰缩头,足点原木,老猫一样左跳右窜飞身上岸。不会不会失脚跌入江下或被原木砸死挤死,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如此艰难恶劣凶险的生存环境,活一天算一天,活两天赚一天,在这种地方,曹保明见过各种奇形怪状的人类:缺胳膊少腿的不必说了,有被熊瞎子舔掉半块脸的,绰号“熊包”;有蹲江边拉屎被大黑鱼咬掉一块屁股的,绰号“鱼剩”。最悲惨的是,每当漫长的冬季一到,男人们都上山了,一去半年,家在沿江的妻子没有生活来源,只好与远来的农民工结成临时夫妻——学者礼貌地称之为“季婚姻”,民间称之为

“拉帮套”。为了生存,三方自愿。自然,妻子跟上野汉子私奔的,下山的汉子把欺负老婆的“季男人”砍了的,种种悲剧层出不穷……

曹保明悲怆地叙述着,我惊心动魄地倾听着。我理解他所说的一切,能想象他所说的一切,我血泪俱张,欲哭无泪。因为我下乡到黑龙江畔时干过伐木和放排,一切经历过。抬大木的叫“蘑菇头”,中间粗两边细,挂木头的叫“阴阳钩”,如果当时我一口血喷出来,脊断腰折,人就埋那儿了。我还曾目睹并失声悲恸:一位站在身边的知青战友被飞来的一截断木击中后脑,当场死亡——他不在那儿,就是我了!当晚我给他换了血衣洗了身子,从此不再害怕死人。

曾经,我们的人民就从事着这样的劳动!作为学者的曹保明不惜流血流汗,一直这样,一直坚持,一直和人民站在一起,扛在一起,拼在一起!一个大雪封山的夜晚,曹保明住在香炉炉金矿的窝棚里听淘金人讲故事,第二天早晨八个人全没动静了——煤气中毒了。幸亏窝棚缝大漏风,当地人用牛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后全部回到人间。三天后曹保明请七位难友喝了一顿大酒,兄弟们抱头痛哭——从此这八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生日。不过他的妻儿不知道,因为曹保明不敢说。一次采访放排,曹保明站在江中的原木上(青年时代我也站过),冷不防原木滚动起来,他和手中的采访本一起掉进冰冷的水。几个民工纵身跳水去救他,他却大喊:“快捞我的笔记本!”

人的本能应当是要命,曹保明的第一反应为什么是要本不要命?时间做了回答:后来中国全面封山育林,木帮的历史彻底终结,那个笔记本成了木帮把头的“绝唱”。

将历史扶上马背

在中国的正史上,“下九流”从来是被忽略和鄙视的。曹保明却深刻指出:“人类的诸多文化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文字记载下来,更多的更重要的部分是传承在人自身的生存状态上。”

这话让我们凛然一惊,不得不回头重新打量我们的历史。

1992年,曹保明推出他的重要新著:建立在文化人类学基础上的《中国东北行帮》。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之一,它的主旨是研究、比较人类各个社会或部落的文化,借以找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和通则性。文化人类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,它跳出了主流社会的圈子,把研究方向对准了一直被边缘化或被遗忘的弱势族群、少数团体及较为蛮荒的部落,并承认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。

曹保明正是这样做的。因此我更愿意把他视为中国东北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——而且没有人比他做得更深入、更持久、更全面了。《中国东北行帮》首次介绍了土匪、渔猎、淘金、采集、木帮、乞丐、扎彩、妓女等九大行帮的组织结构、宗教信仰、经济活动、行为规范以及神秘奇特的文化符号,探讨分析了行帮文化对东北历史发展的影响。此书开创了东北民俗研究的新风,首次把行帮文化抬到文化人类学的“手术台”上进行学术解剖。这是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,也意味着曹保明完成了“化蝶”式的人生嬗变:从自发到自觉,从好奇到担当,从调研到抢救,从系统到全面。凡属民族的都是世界的,凡属历史的都是未来的。一位吉林老文化人因此感慨:“吉林可以少几个作家,但绝不能没有曹保明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末,曹保明慕名闯进永吉县(现属吉林市)的打渔婆村,人称“鹰屯”。这里村民有400多年养鹰驯鹰的传统,早年是专向大清王朝进贡名鹰海东青的基地。海东青毛色纯白,高大凶猛,立在皇帝或贝勒爷的肩头,那叫一个威武!可惜随着最后一只海东青悲鸣而亡,清王朝把自己也玩死了。鹰屯现有的鹰都是灰褐色的,俗称“芦花”——天,这不是老母鸡的名字吗?鹰要是退化成鸡了,这世界还有救吗!

村里有位赵明泽,是当地有名的“鹰把头”,其祖上就是为皇家驯鹰的,到他已是第十二代传人。曹保明住进赵明泽家,人家吃啥他吃啥,几天下来身上挠的全是血道子,因为衣缝里都是小昆虫。跟了一段时间,曹保明才明白,这里的村民其实是段传的动物保护人。一只成年鹰一天要吃八两牛肉,赵明泽只好从全家的嘴里省,天天包米渣子蘸大酱,三九严寒没帽子戴,破棉鞋露着脚趾头。买回的牛肉不够吃,还要为鹰抓捕活鼠活兔——鹰吃活物毛色才发亮。

秋天是拉鹰(捕鹰)的季节,赵明泽用“鹰紧子”(小布袋)装了一只鸽子,再带上捕网,和曹保明兴冲冲上了山。找一根显眼的树枝,将鸽腿系在“鹰紧子”上,再用细麻绳缚把“鹰紧子”和捕网连到一起,绳子的另一头攥在赵明泽手里。随后两人藏进一丈多远的土坑,上头严严实实盖着柴火堆,缝线上看着不着天也看不着鹰,只能看见“鹰紧子”拴着的鸽子,绳子一动一扑棱。两人候了一个多小时,身子都僵了。突然间赵明泽瞪大眼睛低声叫:“来了,别动!”曹保明定睛望去,发现那只鸽子缩紧翅膀似乎不会动了,脖子却奇怪地拉长变细。眨眼间雄鹰直扑而下,赵明泽顺势一拉绳子,鹰应声入网,鹰与鸽毫发无伤。回程路上,赵明泽兴高采烈说了一个外行难以想象的“秘笈”:何时拉网扣鹰,决定于鸽脖瞬间变化的粗细。因为躲在他的反应的人无法观察到鹰,只能观察鸽子的反应。处于高度恐惧的鸽脖如果细度不够,意味着俯冲下来的鹰尚有一段距离,网扣早了,鹰就惊飞了。鸽脖过细再扣网,鹰就可能抓伤啄伤了鸽子,时间限度仅在半秒一秒之内。赵明泽说,此鸽子神通灵性,

头天晚上看主人多喝了酒,它会扑上来叨起酒盅甩到地上,意思是“你喝高了,我光荣了咋办?”捕了鹰归家,鸽子特有成就感,欢乐地咕咕叫着,大吃主人赏给的玉米粒。动作失误没捕到,鸽子会觉得很丢面子,钻进“鹰紧子”不再露头,需要主人好生劝慰一番。

经过一段时间喂养和驯练,鹰便成为主人入山狩猎的助手。不过来年春天,主人会把它放归自然生儿育女。后来曹保明去了多次,每次都住赵明泽家里,详细采访记录了鹰屯和十几家驯鹰户的历史,并帮赵明泽理清、书写了十二代传人的家谱。赵明泽年年冬天架鹰在山野里跑,那件破棉袄越穿越破,曹保明求人买了四张羊皮,做了一件羊皮袄和一顶帽子,春节前送到了赵明泽手上。

随着全社会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,鹰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,指责、干涉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一天,赵明泽突然打来告急电话,说有人举报他捕杀贩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公安局来抓他了。曹保明当即在电话中向公安人员亮出“吉林省文联副主席”、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”、“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”之类的名衔,力陈赵明泽是清王朝以来驯鹰家族的传人,“他和鹰都是保护动物!”公安人员大笑,回头对赵明泽说:“以后谁敢欺负你,吱一声!”

曹保明意识到,把古老的驯鹰文化一刀砍掉是不妥当也不聪明的。应当寻找一条人与动物、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道路,让保护动物和保护历史文化同时并举,为“马背上的民族”留下一道英姿。为此他喊出响亮的口号:“将历史扶上马背!”经曹保明奔走游说,当地政府意识到鹰屯的独特价值和魅力,进行了保护性开发,给每户推广发了一个“鹰证”,同时努力发展旅游业,推广“农家乐”等。如今的鹰屯成为吉林省著名的旅游景点,村民们仿照赵明泽的做法,把自家的“英雄家谱”从大清王朝排到现在,张挂墙上。每到秋天,海内外旅客潮涌而至,“八旗子弟”个个锦衣绣袍,骑马架鹰,捕鸡捉兔,呼啸来去。中外小朋友们兴奋得欢呼雀跃,村民们赚的比曹老师那点薪水多了去了。鹰屯一些年轻人还被部队吸收当了“特种兵”,派他们架鹰守卫机场,只要放鹰高飞一圈,天上的鸟都逃之夭夭不见了踪影。

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,一个白胡子老头赶着一辆毛驴车,出现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中国第七大淡水湖——查干淖尔湖畔。车上坐着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身影:狗皮帽子加围脖,贴身棉袄加大衣,曹保明!已经多年了,他听说查干淖尔湖上的冬季捕鱼是当地人维持生存的古老风俗,辽宁黑蒙的人也蜂拥而至,已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于是他乘火车到了附近县城,花20元钱雇了一辆毛驴车,哒哒哒地出现在茫茫的雪线上。不要以为他是坐着来的,盘腿坐久了就成冰雕雪人了。二十多里路,有一半路程他是跟着毛驴车跑过来的——还不能太快,快了就把毛驴甩后头去了。或许这时候读者才会注意到抢救,从系统到全面。凡属民族的都是世界的,凡属历史的都是未来的。一个人跑来跑去,而且跑的都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。让群狼撕了或熊瞎子舔了怎么整?曹保明说:“要说不怕是吹牛,不过我不愿意有人陪,一是怕喝汤,二是官员在旁,老百姓就不愿意跟你聊‘闲磕儿’了。”

进了著名的西山外屯,鲜鱼的味儿和炖鱼的香味儿扑面而来。各家房顶、墙头、柴垛上统统晒着鱼网,院里屋里到处摆放着渔具,孩子的书包上、家里的窗花上,姑娘的头巾上,饭店师傅的围裙上,都是鱼的图饰。到了晚上,家家饭店挂鱼灯,红亮亮地一排排,渔把头鱼贩子谈罢生意,吆三喝四喊起了“五魁手啊,八匹马啊!”

第二天,有名的渔把头、年近六旬的石宝柱领着曹保明,来到查干淖尔湖的冰面上。老人身穿老皮袄,足登鞑鞑头,天生有一股逼人的豪气:“冰是我的大炕,雪是我的院套,湖是我的被窝,鱼是我的儿子!”天哪,城里作家打死我也说不出这种给力的话!

大风呼啸,掠过广阔的冰面,苍黄的苇子像层层波浪哗啦啦响着,飞起漫天芦花。在这里,曹保明看到太多的惊异与神奇:

——渔把头领一个网队,先是焚香磕头祭湖神,然后坐几个大爬犁,拉上冰镗、渔网直奔湖面。先看卧子后插旗,四杆旗定区域,第五杆旗插“下网眼”,第六杆旗插“出网眼”,入夜换成六盏风灯。

——老江湖渔把头,能通过看冰面、观冰色、听鱼“走”,判断出冰下有鱼无鱼。

——这里的渔网都用猪血煮过,出水就干。这里的一堆鱼钩钹好后,先放在陶罐里烧红,再放到醋盆上抡锤敲碎,随着哗啦一响,鱼钩和碎瓦落进大盆里,腾起一阵刺鼻的白雾,即为鱼钩淬了火。问他们为何用醋?说不知道,祖辈儿就这么教的。

——查干淖尔湖鱼且多,一网打上几万斤是常事,需用三四匹马拉动“马轮”把网拖上来。上百麻袋的冻鱼拉回家,套着红花小棉袄的年轻媳妇用冻鱼堆起三面大院墙,那个美呀!

——冬捕最大的禁忌是干活累了打瞌睡。早年间小伙子不懂规矩,抽完烟靠着爬犁睡着了,老把头大怒,上前踹他一脚喊:“快起来!”小伙子腾地蹦起来——咔嚓一声,一只胳膊掉冰面上了。

——冬捕最可怕的灾难是大网被湖底的乱草树根缠住,这时候必须有个人钻进冰窟窿“摘



曹保明在东北雪原

挂子”,照古来的老规矩是队里第一次上冰的人。那时再嫩的年轻人也得拿出英雄气概,高喊一声“备棉被!”然后脱得精光,闷一口长气钻到冰下。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,是死是活没得说,多少渔户因此家破人亡,哭震四野……

曹保明在石宝柱家住了一个多月,先后写出《最后的鱼猎部落》和《恒久查干淖尔》两部书,获得“徐霞客文学奖”。老渔把头石宝柱今年82岁,清王朝时他爷爷因对地主逼债气不过,吊死在那家地主大门前,债务因此免了。土匪头子看上邻屯一个俊俏姑娘唐丫,放出来说要娶她当“压寨夫人”,吓得十里八乡谁都不敢招她了。石宝柱的父亲听说了,跑过去扒窗台一看——这不是七仙女嘛!他问:“你咋不跑呢?”唐丫哭着说:“谁敢要我啊?”那小模样真是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叫人心疼。石宝柱父亲说:“从窗户爬出来,俺要!”唐丫嫣然一笑纵身跳上汉子背,两人一溜烟儿跑到查干淖尔湖边,搭个窝棚拜了天地洗洗就睡了。第二天大清早,唐丫一曲热辣的小调喊醒了整个查干淖尔湖:

苇塘当洞房,朝天三炷香。风浪吹打浪,生死两不忘……

唐丫老奶奶今年102岁,双目早已失明,但身子骨还好,白发如丝,穿着齐整,每天早晨盘腿坐炕头,像小猫一样用唾沫洗脸。我惊问真的吗?曹保明说:“别看102岁的人啦,那小脸,俊着呢!”常常,82岁的儿子石宝柱还没进院套呢,老人家就说:“柱儿回来了?让妈摸摸脸。”

曹保明的两本书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开发热潮,当地政府确立了一个地域节日,用的就是曹保明的书名《最后的鱼猎部落——东北鱼猎文化节》,如今已举办11届,央视做过直播。当地政府给了“节日制造者”曹保明极高的荣誉:多次邀请他和石宝柱下头网,最大的一条鱼当场拍出32万元!

这不是鱼的价钱。这是民族风情、地域文化的价钱!

不。这不是价钱问题。这是不死的历史。活化石。无价之宝。

重建历史又结束历史的人

“三个臭皮匠,顶个诸葛亮。”这个“臭”字用得特准——皮匠是真臭。或许因为这个原因,皮匠作坊早早退出历史舞台,进入新世纪,在吉林全省几乎找不到了。

前些年,一票难求的慢车年代,一次疲惫的奔波,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。下午曹保明在延边安图县做了一个报告,预定晚11时乘火车返回长春。晚饭后“大烟泡儿”越刮越猛,司机拉他去遥远的沙河镇接一位赵女士,因为卧铺票在她手上。来回数十公里,路上曹保明和赵女士聊起了家常:老公做啥的呀?孩子多大了?这是他的习惯,也是他打开历史入口的“金钥匙”。赵女士说,老公张华顺跟孩子爷爷张恕贵开了一个皮匠作坊,天天累得要死,而且臭气熏天,夜里回家一进门,女儿就喊:“快洗澡,臭死了!”

曹保明心里怦然一动。顶风冒雪回到安图县城,他突然对赵女士说:“把票退了,我不走了。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皮匠,今晚终于撞上一个!”赵女士愣愣瞅着眼前这位大名人,感动极了。这种决定确实需要一种近乎痴狂的执著精神和献身精神,尽管牺牲不太大:无非是留在风雪小县城,找一间小旅店,吃一碗方便面,然后睡在潜伏着各种小昆虫的破床上。曹保明58岁了,身患多种慢性病,每天靠药物压着才能出门。而且他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、吉林省文联副主席、民协主席……名衔多了。但这一切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今晚撞上一个臭皮匠!

一个绵延几千年的、濒临灭绝的手艺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了。一个家族因为给皇家做皮活儿犯下死罪,趁着风高月黑天逃往大东北的惊险故事展开了。一个个堪称绝品的神奇皮件摆

在眼前了。张家想金盆洗手退出江湖都不行,不干也得干,累死也得干!因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歌舞天下,家家需要大鼓小鼓腰鼓,谁家鼓皮天下第一?张恕贵家!不必细说张家那些绝活儿了,就说老老爷子耳力吧。他家做的长鞭皮哨那叫真正的鞭花,清脆响亮,破空十里。老远一响,老爷子手抚颈下白须,自得地对曹保明说:“听,我家手艺!”门前路过一台雄壮的大马车,老爷子伸手拦住:“你卸了套修修吧,要不过不去前岭。”车老板不信,大鞭子一甩上了山。半个时辰后,车老板哭丧着脸回来求救了,皮套断了,货都翻壕沟里了。

又一部《皮匠》,凝固了五代张家手艺……一个家传的石头猪槽子放在地上就是猪槽子,放在博古架上就是文物。近半个世纪,曹保明深入几十个古老行帮,采访了成百上千的能工巧匠,包括旧社会妓女、慰安妇、日本遗孤等等。每位老人或家族都留下一部独特的文化史。曹保明也留下他独特的生活轨迹:

他放弃了一切尊崇和享受——下乡极少惊动地方,坚决拒绝人陪,最喜火车硬板、扬灰大巴。上了车专找破衣喽嗖、埋了巴汰的老人身边坐,为的是打开他们的话匣子。聊得来了兴趣,提包就跟老人下车进了山。早年没手机,“失联”是常事。

他放弃了一切年节假日——因主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日常工作,几十年来他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休息节假日。春节、中秋,和妻儿亲人吃一顿团圆饭,过后就带上一些礼包去大车店、养老院、疗养院或老农家,找老人闲聊,2015年的春节依然是这么过的。

他放弃了一切文明习惯——走向山野村屯时,为了和乡亲们称兄道弟,不能穿好衣服,不能太讲究卫生,只能去房外的“茅楼”,冬天蹲不下,夏天蚊一层。奔波于乡野,他被盗过,被抢过,更深半夜敲门要过饭,迷路山林喝过狼穴水,抠过甜菜疙瘩烤着吃,睡过没窗玻璃的小站候车室。早年在长白山遇上几个年轻劫匪,曹保明哇哇扔过去几句黑话,意思是:“你们有眼不识泰山,祖师爷来了,让路!”可小兔崽子们一句没听懂——显然是他娘的“外行”,愣把老祖宗的包抢跑了。每次风尘仆仆回到家,进门就听妻子一声厉喝:“不许动!”然后他乖乖脱光衣服——太破太脏的直接扔进灶膛,只听里面噼叭乱响,小昆虫们灰飞烟灭……

他没时间没精力为自己和家人的事情操太多的心,却为许许多多穷苦乡亲 and 面临毁灭的历史遗存、民间传统奔走过呼号过。这样的选择,三五天我们可以做到的;三五月,好同志咬咬牙是可以做到的;三五年,一些意志坚定且有远大追求的人也是可以做到的;但三五十一年,曹保明总是在乡村,总是在底层,总是在路上,坚持做一个文化的“拾荒者”,以“舍我其谁”的决绝精神,拒绝滚滚红尘,弃绝安逸享乐,把一生一世的心血生命全部投入艰辛的跋涉和近乎疯狂地写作,总共创作出包括修订版、增修版在内的120余部、2000万字以上的皇皇巨著——在中国,第一人!最新推出的是20卷精装本的《东北文化源流记录》,沉甸甸的一箱子。这些书是曹保明几十年来用脚步一步一步一字写出来的,每个字都是他的脚印。冯骥才因此动情地说:“每逢佳节,阖家团聚,我知道有一个人却在路上,他就是曹保明,东北许多珍贵而重要的文化遗产是被他抢救、保护下来的,中国如果多几个曹保明,我们的文化会保护得多好啊!”

文化,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。没有这样的家园,我们的灵魂将无所皈依。曹保明留下的就是珍藏民族记忆、文化遗产的家园。在他的书里,有古老化的行帮文化、民俗文化、地域文化经过虎口夺食般的抢救,如同“复活的军团”呐喊着冲上今天的地平线,金戈铁马,旌旗漫卷,熠熠生辉。那些几近失传的民间风俗、手工艺作、传统活儿,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赖以生存、源远流长的血脉!

他为大东北创作了一部史诗,续写了一部“家谱”。他把吉林变成了一座博大、恢弘的露天博物馆。

现在,曹保明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着采集着书写着。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,几乎把吉林乃至东北的历史文化“吃干榨尽”——用东北土话来说,他把家乡的文化遗产几乎“罢园”了,留给后人的活儿不多了。因为历史已经消失,老行帮、老把头们也相继离去。

曾经,曹保明有很多很多江湖朋友,家里或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不速之客和绿林好汉,不过大都被弯着腰拄着棍,咳嗽气喘捶着背,再没了往昔的豪迈气概。每逢年节前夕,他们纷纷拎着木耳蘑菇粉条黄烟来了,然后背着曹保明给他们的太白米白面油走了。新老单位的大学生常常惊呼:“曹老师你咋这么多‘屯亲儿’啊?”如今,这些老朋友和想见的人越来越少了。长夜孤灯,风雨敲窗,有时翻看以往的笔记、发黄的资料和收集来的纪念品老文物,曹保明常感忧伤与落寞。那些老人的生动形象,火炕上讲的鲜活故事,作坊里呛人的气息,依然都在眼前……

历史落幕了。不——历史永不落幕。未来其实是由历史决定的。今天,记忆还在,血脉还在,温度还在,雄心还在。曹保明笔下的历史仍在马背上发出勇猛地吼叫,铁流滚滚,疾驰而去。

万丈旭日,照亮了惊涛拍岸、激浪千迭的母亲河——那是历史的纤绳。中华民族裸着血色脊梁,正拉着一个伟大梦想奋然前行。我看到一个让我敬重的身影。我看到许许多多让我敬重的身影。五千年不死不倒不散不灭的历史已经决定并且证明了:地平线上,这种躬背向前、挥汗如雨的身影,是最伟大的和不可战胜的。

(本文题目由蒋巍题写)